



# 意大利的戀愛事故

譯者 羅錦雲



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

1928。

MG  
I 546 4

# 意大利的戀愛故事

黎錦明 趙景深 合譯



3 1763 9685 5

## 序

亞細亞書局主人向我索譯稿，我想，意大利的小說現在還沒有單行本，便將我譯的兩男一女，和戴望舒的不相識者，以及黎錦明的露娜的勝利，合在一起，編爲意大利小說集交給他。湊巧這三篇都是意大利的戀愛小說，而作者戴麗黛和 Serao 又都是女作家，最近的女作家，以女作家而寫戀愛心理當然能夠體貼入微，溫柔細膩了。

關於 Serao 的生平，黎先生已經有了介紹，這裏不再多說。至於戴麗黛的生平與著作，請諸君參

看拙著作品與作家（北新書局出版，）這裏只略抄一點小傳：

戴麗黛在一八七二年生於薩狄尼亞的陸羅。在一九〇〇年結婚以前，她不曾離過家鄉。不到二十歲，她便出了一本薩狄尼亞的故事，一九〇〇年愛來斯出版後，她的聲名便傳遍歐洲。她的作品有兩本短篇小說集，八本長篇小說和一個劇本。她的特點，在於感興自然，觀察真實，風俗純樸，描寫細微等等。去年得過諾貝爾獎金。

趙景深，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

## 目次

- 露娜的勝利 (Serao).....黎錦明譯 (一)  
兩男一女 (Deleda).....趙景深譯 (五七)  
不相識者 (Serao).....戴望舒譯 (一一五)



## 露娜的勝利

謝麗嫻女士 (M. Serrao) 著

黎錦明譯

蘇菲亞始終不曾將眼抬起來離開她的工作，她那纖秀的手指只不住美妙地在那美麗的做花邊上飛動着。露娜却在室中走來走去，一時將裝台上的飾品移動一下，一時將抽屜打開，心不在焉地往裏面望一下。這是顯然的，她是打算做一點事情，又打算說一點事情，却被她的姐姐那莊嚴的神態弄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她哼了兩段歌曲，背誦了一首

詩，可是蘇菲亞總做個不聽見，露娜素來是沒有忍耐性的，於是決定將那問題勇敢地提出來，接着就將身植立在她的姐姐面前，問道：

「蘇菲亞，你知道馬丹莫意巴蔣里特對我說了什麼話嗎？」

「自然是什麼很有意思的話咯。」

「好，這是你的回答，多枯燥多冰冷，就在夏天也要叫我打冷戰了！呵，我的冷冰冰的姐姐，這些水是從那裏來的呢？」

「露娜，你真完全是個小孩子！」



「啊，這一點正是你弄錯了的，我最敬重人。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要預備結婚了。」

「什麼？」

「這就是蔣里特告訴我的。」

「真是胡說！你說的我簡直一字都不懂。」

「那麼好極了，現在我可以把這事，像唱戲似的，完全告訴你。這恐怕要仔細敘述才行，可是你小姐願不願意留神聽呢？」

「好罷，好罷，不過要快。」

「時候呢，是在賽馬的那一天，地方呢，是在

麻斯（即戰神）賽馬場裏。你沒有在那裏；你情願看你那些看不完的書。」

「你若是離開題目這樣遠的說，我可不願意再聽了。」

「你一定要聽；這樁事情我不把牠說出來簡直悶得要死，簡直要命。」

「你是再起一個頭麼？」

「我就從這裏打止，從這裏打止。那麼，好，賽馬的時候我們坐在來賓席的前一排。那維拖色羅來了，將一位漂亮後生蒙特弗蘭哥勞伯脫介紹給我

們。說了一陣平常客氣話之後，他們就在我們的正後面找着坐位；我們交談了幾句話，就到了開始賽馬的號聲聽見的時候了。你總記得我是十分喜歡高剛的罷，當初沒有想到他對我這麼忘恩負義——因為就是對禽獸，一個人也該免掉他的這種心思。好，一股灰塵完全把那些馬罩住了。我就叫：「高剛贏了！」「不對，」勞伯脫帶了一點微笑說，「賴維脫對爵會要贏的。」我對他唱的這反調很發氣，可是他還是微笑，還是對我唱反調；末了，我們就打了一個賭。經過半點鐘的提心吊膽以後，結果是我發

覺高剛給我上了一個大當，我賭輸了，勞伯脫賭贏了：你想想！我告訴他立刻就輸賭給他；他對我行了一個禮說時間長着呢。在汽車上碰見他的時候我就用意的瞟了他一眼，他呢，還是做一個神秘的樣子對我鞠躬，微笑。在戲院裏也是這樣的，無論什麼地方是這樣的。我覺得非常的奇怪。勞伯脫很漂亮，年紀只有二十六歲，就在今天早上，蒙特弗芝斯哥的父親，我的未來的公公，媽媽密談了兩點鐘哩。」

「啊！」

「聽講的人留心聽沒有？好，我知道蔣里特去找他的意思了。那嗎婚事是安排好了。不過還有一個很要緊的問題沒有解決，應該在什麼時候到牧師那裏去呢？我穿一件灰色或櫻栗色的袍子好不好呢？我還是戴那有標帶的或是沒有標帶的帽子呢？」

「你怎麼這樣急性！」

「急性？爲什麼呢，這是當然的呀，一點阻礙也沒有，勞伯脫和我一定會熱狂的相愛，我們的父母也很滿意——」

「那麼你就這樣和一個男子結婚嗎？」

「『這樣』是什麼意思，這話多模糊呀。」

「不是還沒有十分相識，還說不上愛情嗎？」

「可是我很認識他，我在跑馬場裏已經看見過他，還有在出外散步的時候。我很尊敬他！前天我因為沒有看見他，我連飯也不要吃，只喝了三杯咖啡，打算自殺。」

「他呢？」

「他願意和我結婚，自然他是戀愛我吓？」露娜得了勝利似的答着。但她一看見蘇菲亞的臉都發

白了，便很後悔不該談這粗心的話，於是向她的姐姐彎下腰，溫柔的問道：

「我說了什麼不對的話麼？」

「沒有，妹妹，沒有的：你對了。有情人一定要成眷屬的。要想引起愛情是不容易的事呵。」蘇菲亞說時輕輕嘆了口氣。

「引起愛情呀，引起愛情呀。」露娜在忿激的神情中念着說。「這是容易的，蘇菲亞；可是那人得像你一樣，眉毛要帶嚴肅，眼睛要帶憂愁，嘴唇要沒有帶一點微笑；人家在那裏笑着，跳舞着，他

就得走開坐在一邊去呆想；人家在那裏快活安閒，做好夢，就得去讀書；還有，他得要做出那種老蒼，憂愁的模樣，這樣的，即屬年青，想要戀愛可不容易。」

蘇菲亞將頭低下來，沒有話答。她的嘴唇輕輕的顫抖着，好像在抑制心裏的哀愁。

「我又唐突你了嗎？」露娜問着。「這些話都是因爲我巴不得你有戀愛，有熱情包圍，做一個新娘啊——假若我們在同一個時候結婚，這何等慚意吓！」



『這種話傻得很；我將來是一個老處女呢。』

『錯了，密斯，這個我反對，壞東西。假若勞伯脫是一個美男子，他一定有一個還不會結婚的兄弟；我希望有這麼一回事！』

正當這時，她倆的母親着了一身出客的衣走進房來了。

『你出去嗎，媽媽？』露娜問。

『正是，親愛的，我到公證人那裏去。』

『噢！到公證人那裏去。這是一宗緊要的事。』

「你將來會知道她的。密斯黛斯；蘇菲亞，跟我出來一會兒罷。」

「那麼蘇菲亞和公證人也有些祕密交涉嗎？」

「露娜，你到底要在什麼時候學些正派呢？」

「就得，媽媽；你看罷。」

她將門開了，讓她的母親和姐姐出去了，低低的行了兩個屈膝禮，喃喃的說：「馬丹，馬丹莫索里！」當她們離開了房時，她在門間上忽大笑起來，呼着她們道：

「去說，去說罷！我一定做個完全不知道。」

蒙太弗蘭哥勞伯脫自然不是一個善于思攷的；他也沒有工夫做這種人。吃早飯，騎馬，會朋友，吃午飯，他的晝間就這麼過去了，晚上，就和他的愛人——露娜愉快的在一塊兒談着。他有許多麻煩事體要操心了；和律師協訂條件，簽婚約書，清理舊帳了，至於籌備他的家室和蜜月旅行，那還沒有說起。他沒有一點空時，即屬要在他的咖啡館門口讀半鐘點書，閒散十五分鐘，也都沒有時間。他從來沒有用過一些思索工夫，也不知道分析什麼社會上的問題，這因為勞伯脫天生沒有一點傷感，沒有

一點英雄氣。他是一種心性和平的人，許多人羨慕他也在這一點。

然而在這一下午，他舒展着身軀躺在睡椅上，疊着兩腿，手裏拿了一本書，十分注意的看了。這本書是很有趣的；書的外形也很新奇，可是他的注意還是漸漸疎懈了。其實情形更過於此，他在那裏煩擾着，很不安靜，他不曾揭過一頁，因為他讀兩行，那些字便好像脫了線，在旁邊跳舞着，繼而變成一團以至消滅了。他已經不知不覺的神遊到一所非非的境界去了。

「爸爸是很滿意了，姑姑們都慶賀我，表姊妹們都氣忿忿的，咖啡館的朋友們熱狂的替我道喜，真心的好朋友都和我握手；看起來我的婚事一定很順利了。我承認露娜是極其美麗的；當她將那充滿了滑稽的眼看着我，將那細牙露出來對我微笑時，我只想捧着她那可愛的小頭遍處的吻個不住。而且她有優美的天性，黃金模樣的品格，時常愉快，脾氣又好，這些都是快樂的，靈敏的，充滿了滑稽的，決不會有陰鬱的氣象。在我們是很相得的。我受不了那種莊嚴的模樣，尤其是在我所愛的人。我

覺得那種莊嚴的模樣是由於心中有隱衷，這種隱衷我是看不慣，當不起的。或者我這些話都沒有什麼一定的理由。蘇菲亞，我那將來的表姐，就有那把冷淡不動情的臉刺激我的毛病。無論在何時，她一出來了，我的靈敏性就縮減了，我的微笑在嘴角藏住了；那情形，即屬美麗的春陽在照映着，也得變成陰慘慘的十二月天氣了。就是和露娜，我也沒心思開玩笑了；蘇菲亞一來就把愉快空氣趕走了。她大概知道她那使我不快活的印象了，如她對我說話總是不看我，也不握手，回答的話總是幾個隨便的

字眼。她總明白我是喜歡她的。或者她就因為我不喜歡她而生反抗之心罷。

『露娜時常笑。她的年紀很輕。她從來就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莊嚴的話，即屬她要說，也好像是對我開玩笑的。她愛我，可是還沒有熱狂。坦白的說，我的性情也是不熱狂的，這很恰當。在我個人，我有兩個理由很堅固安在心裏；一，兩人相愛一定要性情相合；二，兩人一定要毫不生意氣。這就是我們相得之點，我和露娜將來一定是很快活的。我們得要在意大利全境旅行一次，短期的旅行一次，

但不要太匆忙了，什麼安樂都得享受一下。我們就這樣的旅行三個月罷，不，這一定不彀，還是旅行四個月好；我要將露娜在一個定時以內脫離了蘇菲亞那煩悶的世界才高興。但是，我要問，蘇菲亞那女孩子是不是爲了年齡的關係才那樣莊重呢？她一定有二十三歲了。她看不出有二十三歲。她有一雙美麗的眼睛，皇后一樣的品格。假若她不是那麼莊重，她一定可愛。我相信她將來定以老處女終身；或者她是有一種不可明言的痛苦，一種戀愛經過，不幸的戀愛經過罷？——我很奇怪她爲什麼那樣莊



重——我得去問問露娜——

「露娜喜歡吃蜜棗，她約我明晚到她那裏去。她那樣的細細的咬嚼牠們！他們那樣的在她的小嘴裏消失了，因為蜜棗沒有多少，她吃了就做出那樣一種惋惜的怪模樣來。她真可愛，可愛，可愛！她很信託我，曾低聲的告訴我說天上一打雷她就怕，就跑到牀上將頭埋在枕底下；又說她時常夢見自己穿一身黑紫色的長袍，袍尾曳得很長，袖子和領子上都鑲了白花邊。她又告訴我說她是很嫉妬的，嫉妬到和西班牙女子一樣，而且她還得買把一柄上鍍

面金的匕首，用這個去殺她的情敵。她將這些話說出來時，那種天真爛漫的情狀真可敬重啊。有時候蘇菲亞也露出一點微笑了，那笑容將她的臉映得何等清朗！那模樣的蘇菲亞，那模樣的蘇菲亞啊！誰又能了解她呢！」

書從她膝上掉下地去了，這位青年不禁叫了一聲，驚詫的四顧着，好像不知自己是在一種甚麼情景中似的。這自然是他，蒙太弗蘭柯勞伯脫墮入沉思裏去了。

暮色漸漸和一道灰色的塵影似的消逝下來了。

蘇菲亞站在臨着曬台的窗口邊，注目看着街道上的行人。這一定是Via Toledo發生危險的時候了，因為街上許多大小車輛只不斷的來往驅駛着。她好像在留意看什麼人；斗然兩朵紅潮泛上她的頰來。她輕輕低低頭，臉上又轉成蒼白色了，接着她走進房了。一分鐘後露娜和一口旋風似的闖了進來，猛力的把門關了，因為來得太急，將椅子都絆倒了。

「你在這兒幹什麼呢，唐拉蘇菲亞？是在唸書嗎？」

「是，我正在唸書。」

「那麼你在曬台上一點也沒有留心看麼？」

「沒有又怎樣？」

「噓！我因為要接衣，亞賓拉裁縫就在今晚送來，所以不得不下去耽擱一會，心裏只發急的就要回來。昨晚我叫勞伯脫穿一身灰外套，將馬車打撥做蘇列芒式，六點半鐘打這兒過身。現在他就照做了，可有誰知道哩！」

「勞伯脫是打這兒過身了，着的灰外套。」

「好笑話！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我還以為你在這兒唸書呢。」

「我剛才站在窗口。」

「你又怎麼這樣留心他呢，你不是永永不望他嗎？怪透了！他對你鞠躬了麼？」

「不錯。」

「他怎樣取下帽的呢？」

「什麼話——平常他都取帽吓。」

「那麼你也對他鞠躬了麼？」

「你不說是我沒有禮性嗎？」

「那麼你總對他笑了一笑？」

「沒有——這個我自己不知道。」

「你這人太不好，蘇菲亞。昨天晚上勞伯脫說起你。」

「他說我不好嗎？」

「沒有，不過問你的性情爲什麼和我完全兩樣。我就替你吹了一頓牛皮；說你比我更好，更可愛，不過你唯一的毛病就是在這上面。真好笑，他聽的特別出勁；末後，他問我你爲什麼那樣討厭他——」

「討厭他！」

「他就這麼問的，可是你得知道他問的并不

錯；你待他確實太不誠心了。雖屬如此，我還是替你說話；我扯了一句謊，說你實實在在很愛他。特別的想念他——」

「露娜！」

「我知道並沒有這一回事，可是勞伯脫那樣的喜歡你，你老是待他和生人一樣，可總有一些不安罷？」

蘇菲亞將臂膀繞在她妹妹的頸上，吻了吻她；露娜也將姐姐抱了一會，發出一種愛寵的聲音喃喃的道：

「你爲甚麼一點兒也不愛勞伯脫呢？」

蘇菲亞突將身一動，將臂膀摔開了，沒有回答一個字。

「噢，好！」露娜聳了聳肩，將話換了道。

「今晚你真不來跟我們在一塊兒了嗎？」

「是，我有點頭痛；你和媽媽一塊去罷。」

「自然；我該要去了，我們將有一個快活時期來了。」

「是——勞伯脫來找你麼？」

「不是；他這時要到遊藝會裏去，那裏要開經



理會議了。我是到德林娜跳舞會去，還得跳舞一個通晚。」

「他知道這事麼？」

「誰說不知道。他得明白從今以後我可要行動自由了；我不願意他來干涉我。」

「我看你這樣似乎絲毫沒有愛他。」

「極其愛他，我有我愛他的方法。可是我就得穿衣去了。這又要費兩個鐘頭的時間。」

蘇菲亞靜靜的聽着馬車出發的嘈雜聲，載着她的母親和妹妹出去了，她孤獨的留在家裏，十分的

孤獨好像她平常所願意似的。她好像受了不良或不公平的待遇一般，和孩子一樣哭泣起來，——在夜裏，在牀上，她這樣的哭成習慣了。這時她一人坐在應接室那輝煌的吊燈下，她的兩手攤軟着，頭伏在椅背上，臉上帶着深愁——一種靈動的憶想嚴肅的在上面幻變着。自然，在這沉靜的夜裏，那極度的哀情臨近她了。那現實的，厭世的傷感變成愈加明顯而且殘酷了。

一片步履聲將她驚動了。那就是勞伯脫。他看見她一人在這裏，不禁猶疑不決，躊躇起來；然他

以爲鄰室有旁的人在，便走進門了。蘇菲亞激動着站起了身。

「晚安，蘇菲亞。」

「晚安——」

兩人都有些窘迫。

「天哪，蘇菲亞是何等的不快樂吓！」勞伯脫想着。

不久蘇菲亞定了神，恢復了原狀，依舊露出她那莊重的情態來。兩人在不遠的距離間坐穩了。

「你的母親好嗎？」

「很好，謝謝你。」

「還有——露娜也好嗎？」

「她也很好。」

沈靜了許久。勞伯脫覺出一種新奇感覺，好像一種帶有苦楚的欣喜的感覺來

「露娜在嗎？」

蘇菲亞將她那不愉悅的變狀遏制了。

「她和媽媽到德林娜跳舞會去了，」她很迅速的答着，好像正要說別的話似的。

現在只有蘇菲亞一人在這裏，那麼，要留在這

裏和她攀談，一定是個完全不懂得禮性的人了。勞伯脫這樣的想着，覺得一種不可抗拒的願欲迫他逃走。可是他還不會動身。

『我到這來因為是我們開會人數不足，開不成了。』末後他這麼說，好像表明他來這裏的意思，以求原宥似的。

『露娜沒有想到你來——我很抱歉——』  
『啊，這沒有關係，』勞伯脫插口道。

這插語來得很快，因而把他那偏重在露娜方面的態度除去了。

「你沒有去嗎？」他問

「是，你要知道我是不大喜歡跳舞的。」

「你喜歡看書嗎？」

「是，極喜歡。」

「看多了不怕有妨害嗎？」

「我的眼睛好。」蘇菲亞答着，便將兩眼朝他的臉上看了一眼。

「好美麗的眼睛，」勞伯脫想道，「可惜沒有含意。我以爲——」

「也許大半是有妨害。我也這樣想。一唸書，

我常時過於安靜了。」

「你喜歡安靜嗎？」

「我們一家人都喜歡安靜。」

蘇菲亞的聲音莊肅而帶嘹亮了。勞伯脫感着欣喜，好像才初次聽見過似的。他覺得自己似乎和一個不相識的女人對坐着，她在一字一態的對他表露她的本身。蘇菲亞也將她的冷淡消滅了，不時的注看他，對他微笑着，和跟她的朋友談話一樣。兩人間適纔的情形是怎樣？現在又是怎樣了呢？

「當我喜歡看某本書時，」於是勞伯脫就這麼

說，『我常時覺得有一種大願望要明瞭那書的作者，明瞭他或者她的特點，如他有甚麼境遇，有甚麼戀愛——』

『這個或許你覺不到的。作家描寫的戀愛每每是別人而不是自己的。』

『這大概是不喜歡描寫自己的原故罷？』

『我以爲是出乎一種嫉妬心理。這理由是一個人的靈魂裏唯一的寶藏就只是戀愛了。』

蘇菲亞說出這話來，她的聲音依舊不會變。她的臉上流露着幽雅自然的情態，語氣異常的單純，



清越，鎮定，使勞伯脫聽了她這毫無假借的戀愛問題的討論，不覺得一點訝異。什麼他都覺得不足訝異了；什麼他都覺得自然，在意想中的了。即說這一晚他是和一個不相熟悉的女子談話，在他以爲是預期了，經過長久時期了似的。當他們相別時，兩人互相直承的注視着，好像兩相在願望再次互相瞭解似的。蘇菲亞伸出她的手來，勞伯脫就彎身在上面吻了一下；一層黑幕在兩人後面落了下來。於是兩人離開了。

蘇菲亞那美好的姿態在談話後一消失，勞伯脫

便覺得一種煩亂，腦子處在混雜的狀態裏。他感着快適又感着憂愁，好像要死了而又充滿了活氣。他把放在露娜身上的念頭以及他自己和將來的問題都擽開了。

蘇菲亞異常的快適起來。爲着這緣因她又悲泣起來，深憂起來，便將頭埋在枕裏睡了。

三個月過去了，露娜的婚事還在延擱着。她的母親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故時常將女兒叫過來問她。

『我願意久候一下。』露娜答道；『我和勞伯

『脫還得多瞭解一下。』

其實，露娜的態度已變成冷察的了。她的動作，嬉笑，歡悅一如平常，但不時的斂止這些習性去留心她的姐姐，或者將勞伯脫所說的話一字字審慎的聽察着。她的姐姐只是嘴唇緊湊着，兩眉帶有深思的皺鎖着。

露娜觀察着周圍的現象，許多異狀發生了。勞伯脫不如從前那樣清新愉悅了，只是帶着深思，面容愁鬱，神經煩亂。他說話說的簡短或者所答非所問；有些於他有趣味的事物，現在他完全不感着什

麼了；有時候他似乎在竭力振作自己，將故態恢復了一二次，但不久又沈靜下去了。他從來不會裝伴作態，現在却完全如此了；他的熱情和內心的痛苦完全在兩眼中表現出來了。

同時蘇菲亞的情態也變異起來——變成神經質不安靜的了，她常常帶着一點淚抱着妹妹，有時又好幾個鐘頭不看見她，這因為她要逃避她的妹妹。她的臉不時忽然間起着羞態，泛着紅潮；眼裏燃燒着光焰；語聲一時低沈而充滿了情緒，一時乾澀而粗糙；兩手也屢屢抖顫起來。晚上她也不安眠了。

露娜每每赤着足從牀上扒起到門口去聽她的動靜；每每聽見她在牀上抽扭着，哭泣着。露娜一問她，她就說沒有這一回事；次次都這般的。

當勞伯脫和蘇菲亞遇着時——這是天天都發生過的——兩方的變態愈加明顯了。他們的形態很新奇，答話不是帶有含蓄便是濛濛不清，而且必互相瞬視一眼；有時兩方整晚不交一句談，只是察看着彼此的舉動。兩人從來就不坐在一塊；不過勞伯脫時常尋找着機會，如將蘇菲亞的工作物或她觸過的書本拿起來翻着。有時蘇菲亞沒有進房來，勞伯脫

常常極其不安甯，朝近旁的門走着，莫名其妙的回答大家的問話。有時蘇菲亞進房來只有五分鐘，他便拿起帽走了。蘇菲亞的臉色便轉變起來，眼下顯出一對黑圈。隨後她就離身給自己不讓人家看見了。整有一星期的晚上她將自己關在寢室裏，不能自制的擾動着，像要將她的憂鬱遏抑下去。

有一晚，露娜走進她的房裏來。『你能替我做一點事情嗎？』她問。

『你要做甚麼事情呢？』

『我要寫一封信，』露娜說。『勞伯脫一個人

在曬台上。你可以去陪陪他嗎？」

「可是我——」

「你就只願意一人關在這裏嗎？難道這就能使我十分高興嗎？」

「那麼你就來？」

「我只要寫四行就罷了。」

蘇菲亞朝曬台上走來，將毅力振起以承當這個命令。她在門口躊躇着，勞伯脫在那裏走來走去；於是她才近向他去。

「露娜叫我來的。」她低聲說。

「你是強迫自己來的嗎？」

「強迫——不是。」

她的全身都搖動了；勞伯脫靠近她的身旁來，臉上泛滿了熱情。

「我給你有什麼難過嗎？蘇菲亞？」

「完全沒有，你沒有給我什麼難過。你不要這樣的注看我罷，」她斗然帶着恐怖的說。

「蘇菲亞，你還不知道我是十分愛你的嗎？」

「啊！快住口，勞伯脫，千萬請你快住口！假若露娜聽見了怎麼辦呢！」



「我不愛露娜，我愛你，蘇菲亞。」

「這太沒有良心了。」

「我知道，可是我愛你。我就得走開——」

「對了？」露娜忽在那壁叫道，從另一張門口現出身來。「對了，你們兩人在這裏幹的什麼好事呢？」

都沒有回答。蘇菲亞將手蒙着臉逃走了；勞伯脫一聲不發的站着不動，好像癡呆了。

「勞伯脫！」露娜叫。

「露娜。」

『剛纔什麼事呢？』

『沒有什麼；我就走。』

他不曾向她握別，在一種灰敗的神情中便走了。露娜目送着他去後，聚精會神的思索起來。

『一個在這裏，一個在那裏。』她喃喃的唸道；『剛纔還不是那樣的？足穀了；我必得干涉他們一下。』

『那麼把這些充分的理由看來，我不能穀和勞伯脫結婚。』末後，露娜對她的母親這麼說。

『那都是反常的理由，我的孩子，』她的母親

搖着頭說。

「我明白的告訴你罷，簡單一句話——勞伯脫不愛我，難道我還可以和他結婚嗎？」

「這理由是明白的，不過這是偶然一時的想頭。勞伯脫是愛你的。」

「他愛他自己去罷。」

「你們已經允了婚約吓。」

「我們可以毀除婚約。男女強迫而結婚，將來是不能長久生活的。」

「世俗一說話呢？」

「媽媽，讓我們劃開這世俗罷。」

「人呢。」

「這「人」先生是誰？我不知道他；我不喜歡爲着「人」先生就不快活。」

「你真是一個可怕的女孩子！可是我對勞伯脫怎樣擺佈這事呢？我怎樣對他說呢？」

「你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罷。反正你是我的媽媽。」

「唔，不錯！替你去解救你幹過的那些錯誤。這可是一件不好聽的事情。」

「我不是這樣想的；你可以對他說得和氣些，態度放漂亮些。真的，我記得你時常說過我的壞話——說我沒有恆心，說我輕浮，孩子氣；還說我將來一定是個很壞的管家婆，就因為我一點也不莊正，缺乏嚴肅，可是我的姐姐呢——」

「你的姐姐怎樣？你不是神經過敏嗎，露娜？」

「唷！你說得好聽。現在勞伯脫和蘇菲亞態度變了，可是假若他們能互相瞭解，他們必得互相敬重，再而更進一步——這話誰說？將長女先出嫁，

那麼你還可被稱爲良母了。」

「照事實——」

「我不至於將來沒有丈夫的；現在我僅僅只有十八歲。我願意清閒自在；我還得多多跳舞幾回；我願意和我親愛的小母親在一塊兒多享受一點青春的快樂——」

「你真是一個小猾頭——」母親應聲說，動了一動，便將女兒抱住了。

「現在我你都互相明白了罷？和和氣氣的把這惡消息告訴勞伯脫罷，不過要說我們以後一定還得

時常做朋友。還得希望時常見面。假若他們兩人互相戀愛了，他們會這樣來的；這個可以預知的。」  
『不過你要知道，乖乖，這事情將來可以完全弄好嗎？你要曉得我是不喜歡人家吵嘴的。』

『噢，你這說不通的媽媽！媽媽，你真比聖湯姆士更喜歡猜疑！好罷，好罷，依我十足的經驗說，我可以斷定不會有什麼不好聽的事發生的。勞伯脫是一個斯文人，在我沒有愛他之前，他不會要和我結婚的。』

『我想這事與蘇菲亞發生關係總有些二辦不

到——」

「沒有甚麼辦不到辦得到的事。」露娜莊嚴的答。

「親愛的，你的格言真多！足穀了。讓我們把這事耽擱一下罷；或者時間可以規定我們的事情。這些事在實際上變更不來，你可是傻子了。」

「還有，極其沒有恆心——」

「缺乏判斷力——」

「而且是個古怪的東西。你事事我都巴結；教訓我一下罷，這個我應當受。說；你沒有話說了



嗎？我等候你說。」

「給我親一個吻，上牀睡覺去罷。晚安，孩子。」

「謝謝你，媽媽，晚安。」

「這樣也好，」這慈愛的母親想道，「露娜的年紀太輕了。人家天天都覺得這樣迅速的結婚是沒有甚麼好結果的。老天爺總可以給我們將這事解除下來！這樣也好。」

「嚇呼！」露娜行了一口深呼吸道。「我用了一種何等樣的計策，何等樣的藝術將媽媽說服了！

我真完全可以做一個外交總長。何等的勝利！并不是愛情的勝利，但其實却還是露娜的勝利！」

她在姐姐的房門口停下步來，靜聽着。她依舊聽見一聲抑遏的嘆氣。可憐的蘇菲亞又在心志不甯之中了。

「睡罷，蘇菲亞睡了罷，」露娜輕聲喃喃的說，將門上的鎖吻了一下，好像在吻着姐姐的眉毛似的；「把自己放安靜些。這一晚我給你做了一件好事了。」

於是這豪傑的女郎睡去了，在那快樂而且安慰

——的心情中睡去了。

蒼老的時光——這永久的知慧的老人，成就了他的功課了。露娜盤算着她那未婚的姐姐在結婚時要穿藍絲綢的長袍還是就只穿一件帶花邊的繭綢褂的問題了，她問勞伯脫有沒有許多的蜜棗給她，又問蘇菲亞有沒有和西風和雲一樣的繡著手巾給她。勞伯脫和蘇菲亞知道這女孩子的心情如此，都對她那美麗的渾噩的臉笑領了，而且很愛她，把她看作他倆的天使。

『所以我時常說，』勞伯脫有一次對他的一個

朋友說及他的婚事，『一對對男女相愛必得要兩人的興趣相反才行。這樣的便很快的就瞭解了。這樣的他們才可以互相瞭解，互相調和，而且可以合成一體，可是那些趣味相投的便只像兩條平行線了；它們同時出發走，永久不會相碰着的。那麼這才是戀愛！我時常這樣說的。』

〔附記〕謝麗嫻 (Matilde Serao) 一八五六年生於希臘巴屈拉斯 (Paras) 是意大利新文壇一先進，婦女作家中一個最出色的。她的著作事業出自左拉之門，後來闡發了心理

小說。她描寫的大半是列泊兒（Napier）的生活，露娜的勝利一文描寫得真切一如洞見人們的真性，曾得過批評家熱烈的讚美的。

一九二八年譯於鄭州，八月重譯於上海。



## 兩男一女

一九二七年得諾貝爾獎金的

戴麗黛女士作

趙景深譯

朱紅的陽光照在猶惡陰慘的牆上，在三月二十三天，監獄裏又來了一羣囚犯，其中有一個少年人，容貌特別與衆不同；他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戴了一頂灰色的大軟帽，帽上有一個灰色的結帶，灰色而且瘦削的面孔被帽遮住，只露出鸞鼻和尖鬚，這尖鬚是他故意捻過的。在行程中他不說一句

話，只是低着頭擰着眉，他的眼睛注視着他那瘦而有力的手下的磨光了的長指甲，鎖在光亮的鋼製的手銬上，到了監獄，他略舉起頭來，眼睛灼灼發光，定着神望着那監獄官的面孔，監獄官也冷冷的回看他，看了許久許久，說也奇怪，這個囚犯和監獄官竟是同名同姓——都叫做凱西奧郎紀羅！他們都知道這個巧合，在這囚犯海外的家鄉，凱西奧的意思是『女裙』，成爲許多諷刺畫的題材。現在監獄官用一種輕視的神氣冷冷的瞅着他，他只好苦笑。第一次相見便彼此懷恨在心。這位監獄官將



近中年，背略佝曲；身材不大，手脚很小。兩手常愛插在他那黑色長外套的口袋裏。他那雍淨的面孔和灰白的薄脣都顯出幾經滄海的樣子。眼睛小而且綠，幾乎像是殘酷的神情。頭髮淺褐且短，耳豎起且大。因為他是監獄官，所以他非常不喜歡二百四十五號；而二百四十五號又因為自己正年青氣盛，看監獄官那種倨傲峻厲的樣子，也大為不快。

當囚犯收監時，監獄官一聲不響。凱西奧自閉入密室後，好幾天不見監獄官的面。他的密室朝東，從石壁的小縫裏他能看見遙遠的阿攀年世山，

仍遮滿着積雪；突斯乾的風景，都能看得清楚，早春散佈着綠色的草土，顯出活潑的氣象，花樹也散綴着柔嫩的顏色。在監獄的花園裏，許多囚犯穿着白麻衣，戴着紅帽，在努力的工作着，凱西奧是經政府特許的，可以穿體面衣服。他看着桃樹和蘋果樹。如今桃樹正盛開着粉紅色的花，蘋果樹正在芳香的空氣裏顫動着繁榮柔嫩的花朵。

他不能離開監獄遠遊，這種生活真使他憂慮而且失望。這樣寂靜的漫漫長夜，該是如何度過呵。晚間他總也睡不熟，像發熱病一樣的在硬草褥上展

轉反側。每逢清晨禁卒來鋪牀時，他總穿起衣服，站在小窗前。這個禁卒身材高大，他那紅頭髮可以頂到密室的天花板。

外面燕子旋轉翻撲，翅翼和胸脯在陽光裏閃熠。囚犯是不許同禁卒講話的，那怕是囚犯有正當的請求，禁卒也不理睬。但在健身時間，凱西奧便傲慢的在院中散步，又在傷心露溼的石級上閒踱，也不去理睬禁卒了。

謠言傳佈開來，都說這犯人是從薩狄尼亞來的一個富人，與監獄官有親。因為囚犯對於監獄官又

恨又怕，（監獄官其實除去面容冷酷而外，不曾虐待過他們，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對他這樣的既恨且怕。）二百四十五號到了不滿一星期，他們對他也又恨又怕起來。

他得着寫字的許可，便於四月一日到辦公室裏去寫字；一道微弱的陽光射進小窗，在陽光裏跳躍着樹梢的遠影。監獄官背彎得更曲，正在灰色桌前工作，許久都不言不動。就在這時，凱西與筆直的前站在窗前，眼睛注視着樹枝在陽光裏顫動，心裏受了屈辱，面孔發起燒來。

呵！在這一羣囚犯和卑賤的禁卒面前，他至少可以尊貴自傲；他比那些同牢的囚犯要强壯，他比那不理睬他的禁卒要偉大，但在這個小人面前，他一定要鞠躬，要回話，還要屈辱自己，任他輕蔑。

監獄官轉過了頭，却不立起身來，粗率的說：「你犯了偽造案，已定罪爲三年拘留；你只能一個月寫一次字。」

他的音調微弱，純粹說的是突斯乾的話。

凱西奧說：『我知道的，但我並不請求寫信到家裏，只是我自己的私事，在自己的密室裏寫。』

「這辦不到。爲甚麼你不請求到辦公室裏當書記呢？」

「有機會麼？」

「機會多得很。」

就在那一天，凱西奧提出請求，第二天他便在辦公室裏得到位置。那裏有許多工作是三個別的囚犯做成的，做得很拆爛污。房間就在監獄官室旁邊，更加孤寂而且陰暗，那三個書記中有一個是胖子，禿頭爛眼，形態滑稽；有一個面色蒼白，還有一個年紀很輕，身高力大，有黑的捲髮，面孔好像

是羅馬皇帝，對新來者生了一種壞的印象。

他們都在那裏工作，他們對於自己悲哀的命運顯出很滿意的樣子。反之，凱西奧却很哀憐他們。心裏非常懊悔，早知這種生活是如此機械的，還不如不請求做書記，依舊獨居在密室裏，手握小窗的鐵欄杆，看那遙遠的阿攀年世山，重憶起鄉土的山川，黑馬的嘶聲，牧羊的閑逸——定了罪憂愁的度日。

那個捲髮的，比其餘兩個勇敢一點，那兩個只敢看他兩眼，捲髮的却很恭敬的同他攀談，（他們

知進凱西奧與監獄官同名，這事是在別的囚犯們中時常說起的。）

『你是薩狄尼亞人麼？』

他冷冷的回答說：『是的。』

『命運既要你到這地方來，請容我——』

凱西奧知道這可憐的人將要恭維他了，他便悲苦的插嘴說：『好運氣！』於是他不再多說關於自己的事，也不問別人的事。

三天以後，從薩狄尼亞寄來一封信給他，這封信寫得異常娟秀。筆致疏朗，差不多有一種微妙難



言的香氣從信面上流露出來。

監獄官打開了信，遲疑的讀着，覺得他現在正需要這樣一封信。

總之，監獄官還沒有老；他也曾尋求戀愛，但上天待他太酷，到如今還不會找着戀人。如果二百四十五號是個窮鬼，和其餘囚犯一樣，不是超羣拔俗的，監獄官也就不會疑心這封信不是寫給他的。但這個美麗的少年，儀態不凡，能引起大家注意，這封信自然是寫給他的了。

還有些稀奇的故事傳遍於陰暗的密室和幽晦的

走廊，也傳到監獄官的耳朵裏。

他想他們所說的話一定有點來歷，在他素來冷淡的心中忽然感到一些愉快；及至讀過信後，不禁愈加喜歡。

其實這封信也沒有甚麼特別的趣味。是凱西奧的堂妹寫給他的。

一種熱烈的情緒宣洩在四張信箋裏，簡直是無名的甜蜜，無上的安慰。

「凱西奧，勇敢一些，不要失望，不要多感苦痛；須知，我們倆在這世界上是孤獨的，我們彼此

信託，彼此相愛。受苦的時候快要過去了。上帝要  
使我們重行結合，你爲了我的緣故作這樣大的犧  
牲，我不知應該如何報答你。不要以爲這是屈辱，  
不要灰心；上天知道你的過錯是英雄的行爲——』

監獄官想：『實在不錯，囚犯大半是無罪的，  
做了犧牲，他們真是英雄。』

普通送到監獄裏的信都是些似通非通的，惟獨  
這封信寫得溫柔可愛，令人遐思。

一種病態的好奇佔領了他的心，他想探一個究  
竟，無論如何掙扎，都沒有用。不管怎樣，他覺得

這樣做並不違犯規則，便把二百四十五號喊來，先將辦公室裏最難做的事讓他去做，解釋給他聽，然後定着神考察他的面容。說：

『這裏有你一封信。』

凱西奧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擡起頭來，面孔一直紅到耳根。

又有一件奇怪的事發生了。監獄官竟忌妬起他的囚犯來。因為這個潦倒的囚犯發出安慰和感動的聲音，他那灰暗的面容忽然光華煥發，自由而且有力，將一切煩愁的陰影盡都抹去，閃出歡欣的光

彩。

不管自己感情怎樣。凱西奧發見監獄官的精神有些異常，因為他是伶俐的薩狄尼亞人，他便很急切的問可否在辦公室裏立刻拆開信看。

這時監獄官小綠眼冷冷的瞅着他，工作室周圍的空氣壓迫着他，三個書記也懷着卑下的好奇心看着他。

從那天起，人家更看得起凱西奧了，因為監獄官待他更加謙虛，這是逃不過衆人的眼睛的，但衆人也不過以為他們是假冒的親戚而已。

但他仍不會得着寫信的許可，直等到一月以後，他才得到兩張信紙。他的信也和他妹妹的信一樣的亲摯，不過不大溫柔；字裏行間都露出哀哀無助的痛苦：

『我到這裏來不過是一個月，好像已經過了三十年一樣。我現在稍微有點耐心了。他們把我放在辦公室裏，和三個可怕的生人在一起，（這一行監獄官將牠擦去了）工作很繁，但借此消磨時日也好。起初我不大習慣，現在稍微好了一點。監獄官待我很寬厚。是的，我也知道受苦的時候快要過去了，

不知怎的，我總好像我將永遠的坐監；剩下的九百八十七天依舊和海浪一般的無盡；但在我受苦時，一想到你，便感到許多安慰。你待我很好。我不在你身邊，請你不要忘了我，不要出嫁。但是我親愛的寶萊呵，這樣的事我知道是不會有的。這樣好的妹妹怎會忘記他不幸的哥哥呢？但我雖明知道這是不會有的事，睡在窄牀上依舊是睡不熟，心裏充滿了恐怖。誰相信這事是可以實現的呢？

「趕快寫信給我，不要忘記我。如果你不忘記我，我將感到我的受苦是到了終點了。」

除了她以外，一點也不會想念到別人！回信由郵差送來，還帶來衣服、書籍和銀錢。

監獄官讀到寶萊溫柔可愛的信，重又引起奇妒和想望。她沒有一句責備凱西奧的話，只說他如此的憂愁，她很替他傷心，並且說她一定不嫁，等他回來。她也提到監獄官：「你要敬愛他，他能替你盡心，好像親身父母一樣的待你（監獄官心想：「姑娘，我是他哥哥。」）我爲你和他禱告。」

他很苦的低聲說：「謝謝。」

在第三封信裏，凱西奧曾問過她在做什麼事，



她如何度日：

『你不在這裏，時日很悲寂的過去。我料理着家事，常同我義父母到鄉間去。可憐，他們給我很大的安慰！我們騎在馬上。旅行是我唯一的娛樂。房間裏沒有新的事發生。我把在學校裏做的帷帳鑲着邊，那時我的夢想是與現在完全不同的。這花邊是義母找出來給我的，在薩狄尼亞算是最富麗的花邊。』

『我不去看誰，只想到你，計算着時日。』

監獄官自己問着自己，『爲甚麼世界上這些人，』

似乎很富，而又受過教育，不想去求救免呢？」於是他起身走到花園——在那裏，突斯乾的春天，淡紅的，朱紅的，白的，黃的，萬花爭發；在深綠的樹叢中，囚犯園丁的小紅帽移動着，好像光明的蝴蝶閃閃的發光——引起稀奇甜蜜的想念，縈繫着二百四十五號的妹妹。他幻想是看見了她，同她哥哥一樣，又高又黑；又彷彿看見她在細心地鑲花邊，忽而又彷彿看見她騎着薩狄尼亞的小馬跑，中午的陽光很強烈，直射着她，使她閉了眼睛。這時，他陷入了孩子般浪漫的心情，直到後來他對於自己的

愚蠢狂一般的惱怒着，比平時更加冷峻。

這樣的過了幾個月，寶萊寫了三四封信來。在最後一封信上她允許寄一張照片給他，不過不知監獄官能否允許將這照片送進監牢裏，要他去問明白一聲。

監獄官在信底下寫道：「可以將照片送來，」然後送給那囚犯。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在穹窿的藍天下，熱如火爐的陽光裏，兩個靈魂熱情的等待着這女子的照片，不過各人有各人的心思。

凱西奧的等待是甜蜜的，充滿和平的，在忍耐的服從裏，習慣和希望開始種植在他的心裏。預想的快樂使他幾乎有愉快的情感；早晨他總起得很早，他想今天也許能夠得到來信，他一面等待着禁卒好引他到辦公室裏去，一面轉身到小窗前，張開兩手，好像是要取點早晨的新鮮空氣；他時常想念着照片。

外面燕子呢喃，翅翼翻撲，羽毛在陽光裏閃爍。滿田的麥穗閃耀着金黃光芒，遠處阿攀年世山在晨光裏照耀，囚犯想起他家鄉山上的朝日，輝煌着帶

花的金雀枝，於是他又轉念到他所想望的照片，他便生出微妙的快感。

監獄官離了牀，面色比平時還要慘白，他也等待着那張照片。但他的等待是不安，悲苦和自責的混合，因為他不能克服他愚蠢的好奇心，愚蠢的感傷主義，愚蠢的志忑的心。

他走到花園，又走到辦公室裏辦公，完成了一切使人倦怠的工作，手插在口袋裏，冷眼觀看那些穿着可恥的紅衣的囚犯，但心裏總忘不了那張照片。在他冷酷而且發怒的心之深處，閃耀着一星星

快樂，從這快樂裏發出一道光輝，躍入他的眼簾，就停住在那裏。當照片送到時，這一星星快樂，這一道光輝，混爲一團烈火，這照片活潑而有生命，可愛而且迷人。她一點也不像他所想像的，長得面白髮褐，非常美麗，那一雙美的黑眼，那一彎柔嫩的櫻脣，那一渦誘人的笑靨，足有無限甜蜜。她的信也是無可言說的甜蜜，每個字裏吐露出芳香的氣息。這種神奇的魔力竟克服了沈默者的靈魂。他想他之爲人所恨所懼，只爲了他是一個可憐的夢想者。

與照片一同寄來的信，和平時一樣，充滿了甜蜜和魔力。

『我一面拿起照片，一面微笑着想念你。願這照片能給你一點歡樂和安慰，希望着將來幸福的日子。你看我的眸子罷，她在微微欲動想向你說話呢。』

監獄官看信看到這裏，便把照片上的眸子看了一眼，讀完了信，又把照片拿起，顛倒細看。一直看得面孔幾乎變成活的，可愛的眼睛閃光，嘴唇微笑。

監獄官自言自語的說：『唉！我真是一個傻子！』但他的心裏却想：『她寫信給哥哥都這樣的甜蜜，如果寫給情人，還不知怎樣的迷人呢！於是他憂慮起來，他長得又矮又醜，年紀也大了，爲了一雙冷眼，惹得人家都對他又怕又恨。

他又把信重讀了一遍，把發光的照片仔細重看了一看——那天連信和照片都沒有交給凱西奧。

當晚監獄官做了一個奇怪的夢；監獄裏的囚犯們搖着鎖鏈吶喊着，向他面前衝來，他以爲他們是來劫監了。他將寶萊的照片緊緊的握在兩手，他既



不能動，又不能防衛自己，不然照片便要落在地上，二百四十五號要以爲他是偷竊了。正當他快被囚犯害死的時候，凱西奧將身攔入說：『不許動，他要娶我的妹妹。因爲我妹妹是良善的，他也可以變爲良善的。』

他醒時出了一身大汗，這晚便在牀上翻來覆去，不曾睡熟。

其時凱西奧正忍耐地等待着。一星期過去，照片依舊不曾接到，他是等待得這樣長久，這樣長久！在日落的海外，遙遠的芳馨的山中，她是如何

了呢？寶萊大約是病了罷——難道她會忘記他了嗎？凱西奧又回到初來時的憂鬱的狀態。他請求打電報給她，但監獄官不許。費了許多脣舌，纔允許他比規定的一月一次早兩天寫信。

他的信寫得非常悲哀而且失望，使得監獄官內心極其慚愧。他曾經受過兩星期的苦痛，似乎比平時更加殘暴而且心硬，他的小綠眼憂愁的看着囚犯，終於他明白爲甚麼一個人要犯罪，與自己的本願相違。他一面讀着二百四十五號憂愁的信，一面低聲說：『爲甚麼他們不求赦免呢？』他重新哀憐

起二百四十五號來，其中夾雜着自私的希望，那時他就可以釋放了他，向他明白的說：『凱西奧，我太傻了，我熱愛着你的妹妹，但我還不會看見過她。你可以把她給我做妻子麼？』

寶萊立刻覆了一個電報，又由郵掛號寄了一張照片來。她要使可憐的囚犯心緒安甯，便假意說她以前不會寄照片，又爲了許多原因不能寫信，她敘述得很詳細，主要的話是她以前不會照相。

監獄官稱贊她說：『她真好極了！』他想寫信把前前後後的事告訴她。

自然他不曾寫。『她要以為我是瘋了，還要替她哥哥耽憂呢。』

夏天去了，秋天來了；囚犯們有進有出。在辦公室裏的三個書記不但安心，還很快樂，但是很討厭這個薩狄尼亞人，因為他不曾去睬他們。在這甜蜜的秋天，每逢朝曦露出朱紅和黃金的光芒，照耀清明的天空，或是落日將紅光映到憂愁的牆上，他便苦憶着自由和家鄉；他好像牧場上自由奔馳的駿馬，忽然閉入囚籠；他想壓制這些懷鄉病，沈浸自己在未來的夢想和希望裏，把現在當作是假的。冬

天來時，阿攀年世山佈滿了彤雲，暴雨無休止的擊打着城堡，凱西奧感到他的腦筋好像緊張的繩索被抽一樣。在白天，三個書記的頭，打着冷噤，那爛眼的，面色蒼白的，像羅馬皇帝的頭的，他一看見，忽然有一種野獸的感覺，恨不得把他們抓來，碎爲片片，這種感覺一天一天的增加，他很想把牠抑制下去。有一次他在密室裏覺醒過來，明白他之所以恨那三個不幸的書記，便由於他們都有生命力，而他自己却擾亂得不能安定。他整夜的睡不熟。窗外狂風怒吼，有若浪潮。在黑暗和怒吼之中，凱西奧失

去了時間的知覺。他在窄牀上翻來覆去，幸福的幻象終於臨到他顛盪的心靈。狂風在遙遠可愛的山上嘆息的聲音；野熊在綠色羊齒草上經過的脚印；從這塊石流到那塊石的瀑布；在夾竹桃的花叢裏亂飛的鷓鴣；他那黑馬歡樂的嘶聲，尤其是寶萊的微笑。但天方破曉，夢裏的甜蜜都變成悲苦的現實。他要是不到辦公室，簡直不知道那裏還有三個書記。一切都恍如隔世。

監獄官把他喊到房裏。他拿了一棵小香花，帶着乾的嫩枝；這花是從薩狄尼亞採來的，他想問凱

西奧能否知道這花的名字。

凱西奧用柔嫩的長手拿起了嫩枝，閉着眼睛來吸花的香氣，這可以引起他想到家鄉山上的野花。他的懷鄉病又盛熾起來。

「這叫做泰體蘿。」

「泰體蘿，我也以為是。薩狄尼亞牧人做的牛酪餅有一種香氣，就是從這植物上取下來的。」

凱西奧點頭應諾。

監獄官繼續說：「這有名的泰體蘿新近發明是可以治獸病的。」

凱西與謙虛的回答：「在薩狄尼亞早已用了許多世紀。有許多事在此地還須實驗，在我們的島上是早已施行了。」

監獄官沒有回答，轉過背來依舊去寫字。顯然話已問完了，忽然他又轉身問凱西奧說：

「你不曾請求赦免麼？」

「審問後我曾上過訴。」

「你向誰上訴呢？」

「向大臣。」

「你活該倒霉。上訴給大臣是不會判決的。卽



使判決下來，你早已出獄了。」

凱西奧的面容很嚴肅。

「最好是請求王后，比較快得多。」

凱西奧鞠躬說：「恕我。真的有機會麼？」

監獄獄官粗聲的說：「如果你妹妹去請求，一定很快就可以得着允許。」說時他又轉過背來，這樣他可以不看囚犯激動的情感，而囚犯也可以不看他擾亂的心情。

這時談話真的完結了，凱西奧依舊回到辦公室裏。但他真的變了一個人了；他對於三個不幸的同

伴已不懷恨，只感到哀憐。在他的手指上依舊繚繞着泰體羅的芳馨，他口含着手指，吸着遙遠牧場新鮮的香氣。

大約第一次監獄官被他的囚犯真的愛戴着了。

凱西奧寫信給寶萊，求她向王后請求赦免。

「你可以爲你自己請求，不要管法律的成法，只把事件如實的寫出來。我很感謝那替我畫策的人。」

冬天又過去了。在二月的一天，清澄的早晨，

凱西奧站在鐵窗前，面色慘白，血色毫無，眼睛裏

却閃着希望的光。阿攀年世山舉起白色高峯，刺入琉璃的天空，從那山上傳來細微的雪的氣息；許多長條活潑的綠色散佈在山谷上，花園裏的杏樹已經開了紅花了。

凱西奧感到脈管裏的血跳躍着未來快樂的神奇願望；一切開春的光輝似乎閃耀到他的靈魂裏。

還有一個人，在他冷靜悲寂的房間裏，感到同樣騷亂而且甜蜜的情感。他的眼看着百花爭放，他的心藏着一個寶貴的神龕。

有一天大臣來信問凱西奧的行爲。監獄官回答

得很好，他不知道二百四十五號爲什麼犯了偽造案。但他相信那囚犯是個誠實的少年，道德高尚，學問宏富。他又寫信給部裏他的一個熟人，替凱西奧疏通，說是保釋像凱西奧這樣的人，是不會反坐的。終於赦免令很快的來到——凱西奧在監獄裏還不過整整一年。

監獄官又把他喊到房裏去。外面空氣是芳香的，天空是深藍色，裏面從窗前透過的樹影在陽光中搖擺。監獄官坐在桌前。但這次凱西奧進門時，他立起身來。少年知道有些異樣，但不敢將熱望的

話問他，他的心跳得很利害，幾乎使他氣噎。

監獄官拿一樣東西在手裏說：「赦書到了。」

「赦書麼？」

「自然是赦書。」

「赦誰？」凱西奧急切的問。

監獄官忍不住了。

「除了你還有誰？」他看見那少年歡喜，他也歡喜。他心裏想越難辦到的事辦到了，愈容易使人感恩。但他又恐怕凱西奧給他無用的酬報。

可憐的少年訥訥的說：「赦我！赦我！赦我！赦我！」

赦多少天？」

「統統都赦，你是自由了——不過不是立刻，還須經過一星期相當的手續。」

凱西奧高興極了。起初他不曾看監獄官的臉，現在他看見監獄官灰白的面孔變成緋紅了，小小的綠眼發出亮光。

反之，他顫抖得很利害，他的面色如灰，兩手冰冷，一重濃霧浮在他的眼前。

他想：「這個人真好。他能樂他人之樂，我以前錯看他了。」他又問他自己：「但他爲什麼要替

我這樣盡力呢？」

立刻他就知道了原因。

監獄官請他坐下，拿赦書給他看。趁他看國王簽字的時候，向他說：

「現在我有話要告訴你。請你聽過以後再加判斷。這個時機我已等了許久。事雖很容易說，但却要很大的勇氣，你也要有很大的承諾，如果我們是彼此互相了解的話。」

他憂愁的微笑着，幾經滄海的表情重又出現。

凱西奧呆呆的看着他，依舊不明白他快樂的重

心，但是抑制着自己不說話。監獄官不管自己能否成功，唯恐機會錯過，聲音顫抖着說：「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表示我自己的情感，你纔能明白，但我知道你是聰明人，聽呀。我曾費了很大的力量纔得到這一紙赦書」——他指着赦書，凱西奧的眼光隨着他看——「總之，我照這樣做，是我覺得你應該得到這種幫助。」（凱西奧問着自己，「他知道我的故事麼？」他覺得這種待遇在監獄裏是很少有的。）「我並不要你報恩。我同你說話，彷彿是貴人在和貴人說話。」（凱西奧心想：「我的天哪！



他大概以為我是一個富人，想向我要賄賂罷？我不是忘恩的，但他想問我要什麼呢？」（「現在你是自由了。」）

凱西奧有些忍耐不住了，請求說：「你說罷。只要是我能力所辦得到的，——」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你的能力所能及到的。」

「說罷！說罷！」

「聽呀，請你不要拒絕我，不要以為我是瘋子。我一讀到你妹妹的信，便辨別出她的靈魂是這樣優美，再說——」（凱西奧心想：「他竟愛上她

了。』立刻眼前一黑，幾乎暈了過去。』『我很愛她。你不要笑我。我年紀還輕。』

凱西奧勉強笑了一笑。

凱西奧急切的問：『你寫過信給她麼？』

『不，自然不會的。請你不要生氣。我不敢享受這樣大的利益。只是向你——』

『辦不到，想都不用想，辦不到，』凱西奧說時把放在膝上的赦書打得繃繃的響。

『這似乎是辦不到，我着實愛她却是真的。凱西奧呵，我是正正經經地在和你說話。你的妹妹能

夠允許我麼？」

「你有什麼要求呢？」

監獄官心想：「這個青年太興奮了，我不該突然向他提起的。他對於我說的話，好像一點也沒有聽見。」

「我想向她求婚。」

凱西奧不立刻回答。他用一種可怕的壓力壓制着自己。當濃霧在他眼前散開時，他向監獄官看了一眼。發現監獄官又和從前一樣，面容慘白而且醜陋，在他痛苦的感受中流下一滴安慰之淚——他相

信她決不會允許監獄官的。

他問：「你還記得你所做過的事麼？你曾經寫信到我家鄉去過麼？像這種情形——」

「我沒有寫過。這有什麼好處呢？我知道你的妹妹，她是很尊貴的，我不需要什麼。我自己是永遠的孤獨。」

「你的心很好。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你。不要以爲我不了解你。我不但了解你，還很稱讚你。我自己覺得你的請求是使我很光榮的。我當盡我的能力去做。請你不要失望。」

他起身捲起了赦書，悲苦的向赦書看着，這時監獄官向他張開兩手，表示感謝。他請求監獄官允許他回到密室鋪牀。什麼事都允許了。當他睡在牀上時，心裏感到無限痛苦。寶萊並不是他的妹妹。她是他的情人。爲了她，他喪失了他的名譽，和家庭又斷絕了關係。只有她是他親近的人。她假稱是他的妹妹，以便通信。現在他應該失去她麼？監獄官地位既高，人也不錯。他難道應該奪去寶萊的一切幸福，讓她嫁給他自己這樣一個不名譽的人麼？他爲寶萊犧牲是自己情願的，寶萊並沒有向他請

求，難道寶萊應該拿全生命報答他麼？總之，她應該自己決定，在他心之深處他相信寶萊一定要嫁給他自己的——但他一想到他是被騙，而他也正在騙了好人，便困惱了。

焦思熟慮了一點鐘之久，終於決定了：『不管怎樣，我要把一切情形告訴他。』後來又躊躇起來：『不，我一點也不去告訴他。回家以後，再寫信告訴他。他之所以救我。不過爲了他想得我的妹妹。他那貓一般的眼睛一點也不誠實；也許他會不利於我。』

後來他對於自己的詭計很感慚愧，獨自在孤僻的密室裏高聲喊了起來：『我難道這樣下賤麼？』

走到鐵窗前，他看着透明的白雲堆在地平線上，色彩和形狀好似雪花膏堆成的階梯，一級一級的一直堆到遙遠的無限高。凱西奧看時，又引起懷鄉病來，忽然他的內心澄清，彷彿跨到銀梯的末一紙，從那最高的一級瞥見那可愛的故鄉。他低聲說：

『如果不是他替我設法，我還要在這裏過許多困倦的日子。我也許會死了，或是成了瘋子。我一

定要把一切告訴他，結果怎樣且不去管牠。」

他急切的等待去看監獄官的時候來到。既見之後，很清晰的說：

「監獄官呵，你今早對我說的話我已經想過一遍了。」

監獄官說：「很好。」他就心凱西奧下文是拒絕的話。

他苦笑着說：「在講到題目之前，請容我先說一說我犯罪的原因。因為我相信你不會以為我是有罪的。」



監獄官一句話也不說。

「聽呵。我愛我家鄉的一個女郎，愛了十年。她很有錢，不過是孤女，與她的保護人同居。我自入大學後便與她離別了許多年。我回來後，方知她備受保護人的虐待，財產盡爲保護人所把持。他一點東西也不給她，不許她將實話告訴人，恐嚇着牠。我繼續和她來往，看出她愛起我來，我發誓要使她自由，恢復她的財產。她說：「我們結婚罷，我要同你偕逃。」但我想到有許多困難，便不曾答應她。我要她求朋友們保護，她獲得平安的地位，

我便開始工作了。

『你能猜到我所做的什麼事麼？我偽造她保護人的簽字，因為他很富，無論本地外縣都很著名，他的債戶又多，我便得到許多錢。我用那女郎的名義將錢存在銀行裏等待着。後來事情敗露。我想做英雄。終於被捕下獄。我的家產抄掉了，我的家庭也不認我了。全世界上只有寶萊她一個人是愛我的。』

監獄官依舊不響。他能說什麼呢？他只覺得凱西奧的故事和他似乎是不相容的，雖然他也知道這

是真的故事。凱西奧完全了解他。

「這不是很奇怪麼，是不是？人家就是把這故事告訴我，我也不會相信的。」

監獄官捏緊拳頭，指甲直刺到肉裏說：「人生是古怪的。命運實在是神奇的。」

凱西奧心想：「他的心裏難過得很，」他便把話叉了開去。

「人生的確是可怕的羅曼司，」但他看見監獄官痛苦的表情，使他又不得不談到本題上來。

他繼續說：「你看罷，不管一切，我要盡我的

能力報答你。」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聽我說。我把實話告訴你是我的責任，但因你待我很好，我要爲你做一切的事——」

監獄官喊出奇怪的聲音來：「你說什麼？你說什麼？」好像他聽見的是遙遠的話，不是凱西奧的話。

「總之，讓寶萊自己來決定。我要將一切的事告訴她，彷彿我真是她的哥哥，不是別人。」

「不要！不要這樣！你說的是什麼話？」

『你如果能允許，我今天就寫，我們可以等待她的回音。也許信到時我也無須回到家鄉去了。』

監獄官說：『你說的是什麼話？』但這時候他恢復了氣力，舉起眼來，同凱西奧打了一個照面。

『你不要寫，趕快回到家裏去，我預祝你的幸福無窮。從我的心之深處我這樣的希望着。誰還想到這個呢！你說得不錯。人生是可怕的羅曼司。』

凱西奧堅持說：『我一定要寫。我請求你允許我。我欠你的債還未償還，責任是大過戀愛的。寶萊嫁給你總比嫁給我好得多，最要緊的我願意她享

受快樂。」

監獄官忍耐的聽着；他的眼睛又閃耀着活潑的光芒，但他依舊不爲凱西奧所動。

他在感激凱西奧的寬厚後，總結說：『如果你  
的責任是要使她幸福，那麼她的責任也是要使她快樂，償還你在獄中所受的痛苦。』

『不過——』凱西奧插嘴說。

『等一會——請你讓我把話說完。如果她不嫁給你，她也就不成其爲我所理想的崇高人物，而我對於你的幫助也就沒有價值了。你明白麼？我的話

對不對？」

凱西奧不說一句話。監獄官轉身向着窗前。每人的靈魂都洋溢着。凱西奧只想到他自己的快樂，監獄官依舊是悲苦的，孤寂的，無論如何，他的夢想是永遠失去了。





## 不相識者

謝麗嫻女士著 戴望舒譯

火爐在房間的幽暗中快樂地照耀着。不時有一隻潔白的手，伸前去映得很紅，去投一塊炭到爐中。三個少女都默不作聲，夢想着。她們每個人都覺得只有獨自一人，在一個浩漫又無限的境界中，沒有空間的概念，沒有時間的概念。在黃昏來時，她們都感到有不語和沉思的必要。第一個，倒身在圈椅上，頭向後倒垂，瞑着目，好像是睡着了；別

一个，裹在一个披肩中，縮在她的坐位上，低着頭在夢想着；第三个，把脚擱在木炭架上，機械地在撥着炭火。人們不能看見她們是金髮的，櫻髮的，美的，醜的，康健的還是生病的；人們只看見一个裙角，在火焰的回光中煊染着不正確的顏色。一切年齡，身份，地位的痕跡都掩隱着：這簡直是幽暗中的幽靈。

在一小時沉默之後，有一个開始談話了。她不向任何人致詞，她向幽暗談着。她的聲音是低微的，有時夾着一个神祕的柔和的音節。

「她愛我。」我很奇異地在嬰兒醫院中認識了他，在一間充滿着歡樂的微笑的白雲石的大房間中。

「小教堂中擠滿着人：兩個小孩子在那裏初次行「領聖體禮。」他呢，把頭低倒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祈禱……可是，在細細地觀察後，我看見他的嘴唇動着……他金髮的頭，在這敬禮中，有一種非常溫柔的表現。他用那慘白的天藍色又透明的藍眼睛注視着我，我便感到有一道光明透進我身中。

「我們沒有犯了什麼罪惡……我祈禱着那他所

信仰的上帝；我們都沉淪在同一个神明的愛情底安靜的狂熱中。當彌撒做完時，他深深地向祭壇敬禮，又向我鞠躬：他走了出去。過幾天，在聖女日，我收到一束花枝，鈴蘭和百合，皎潔異常。我拿我的檀香木的念珠報他，那一粒粒的念珠，當手指撥弄時，便吐出一縷細細的神祕的香來。禮拜日，我們在 Gerolomini 禮拜堂晚課時相遇。他在門口等待着。我，戰顫着獻聖水給我：我們便一同畫着十字架。他坐得離我不遠，可是我們却時時相互注視着。上帝當然不應該對於這如此純潔的感情發怒。我第一

個讀那讚美詩，這是一篇真正的詩意的頌歌，隨後我把書遞給他，使他也可以讀，我們一同出去，可是我們却不談話，他伴我到家却没有攆着我的手，在相別時他稍稍地和我手相接觸。他每天寫極好的書信給我，含着充滿着靈魂和光明的心靈的詩意。真的，他從他的精神中放出物質的囚犯，一个如此的理想的光芒，使我覺得欣欣向榮着，溫暖着。我每天早晨回答他，竭力將他言語中表現出來的同樣的多情的戰顫，同樣的波動放在我的嘴唇上。我們相愛，因為我們愛同樣的東西：慘白的天色，秋

夜，月光被鋼鏡映着的青色的湖，寺院的灰色的大理石，那使膝兒受苦的寒冷又堅硬的拜壇；我們相愛在那安寂神經，熄滅歡樂的熱焰的冰寒的眼淚中，在那無限的遲緩又平寂的微笑中，在那神明的詩人如拉馬丁（Lamartine）或維尼（Vigny）中，在一切世間交往的解脫中，在那向一個永遠地高而又高的目的的心願中……」

聲音沉默了，被一個含忍住的熱情所折斷了。沒有人回答她。只是在幾分鐘之後，那頭兒垂向胸頭的少女，動起來，又突然用一種尖銳又有力的聲

音狂熱的說起來：

「他愛我；我愛他……我也不知道怎樣，也不知道爲什麼。他是美的，有一種熱的，烈的，猛烈的，有勇氣的青年的美。他的髮覆着額，有如獅子的鬣母一樣有生氣。他的櫻色的眼睛閃耀着：我在戲院中遇着他……從他的觀劇鏡中，我覺得他的眼光接觸着我，將熱情的烙印留在我臉上，我頸上，我臂上。這簡直是磁力，因爲我的頭是和鉛一般重，而我的心又狂跳着。我便咬着我的手帕，他看見我的舉動，臉上便現出凱旋的慘白的顏色來。在扶梯

上，他等待着，在我走過他前面時，他敢握着我裸着的手。他整夜的站在我窗下，我呢，在露臺上。天下雪了，我們却不覺得冷。從此以後，我的生命已變成了一個希望，失敗，苦痛，和沈痛的歡樂的風暴了：當我不看見他的時候，時間便在我再找到他的熱望中，漫漫地消逝；當我們在一起時我們便寂定着，心兒跳着，手兒焦炙着，喉兒緊鎖着。……

「他的信是簡短的，句子和刀劈一般地乾脆，像是肉和血做成的句子，衝出無上的熱情的戰



顫的句子：我愛他像他愛我一樣……我們兩個都受着愛情的磨折；我們兩個都像那腐蝕着我們的嫉妬的罪人一樣地受苦；我們兩個都醉着沉哀和歡樂，滾在一個什麼都不能牽制住我們的峻坡上。我們有同樣的古怪又帶病態的興味對於鶯粟的紅花，對於幽暗又悲慘的事物，對於血色的殘陽，對於絳色的曙色，對於炎烈的長天，對於被炎午所炙熱的沙灘，對於強烈的香味，對於那在漆器的黑底上似乎像流質和液體一樣地流動的金粉，對於那隻撲到火焰中自焚的黑蛾……我們相愛：她是我的詩人，而

我是他的 Muse 。

『在我身旁，他流着炙熱的眼淚，在他身旁，我含着眩醉的微笑。我們要生活或滅亡只爲了一件事：愛情……我們認識憂慮，傷痛，心焦，在觸着愛人的手時的顫動，突然的慘白，失望的動作。他毀壞了我的生命；我毀壞他的……』

她突然停住了，將臉兒藏在她的手中。於是，那第三個平靜地，用一種和諧地單調的聲音說：

『他愛我；我愛他，至少他時常對我這樣說。我們對於這事絕對沒有把握。他從來不信任愛情；

我自從他使我失去我的信心後，我便亦不更信任牠了。我一個在一個陰灰的日子，在一個學院的廳中看見他，當一個疲倦又奮激的演說家想對羣衆表達出他的虛偽的熱衷來時，他對我說：「這些一切都是可笑……」——「詫詫異異地……」我如此的回答。他鞠了一躬，很滿意的找到一個和他一樣乾燥的女人。我們不通信，因為我們絕不歡喜情書。他從來沒有給我一縷髮絲，一個指環，一枝花朵過，更沒有送我一份禮物過；他堅決地對我說這些東西一點也沒有用，弄到後來總要拋到垃圾籃中，廚房中

去的。當我對他說我愛他時，他總帶着懷疑的微笑回答我：「莫想來說服我罷，我不相信你……」當我要向他發誓說我鍾愛他時，他便笑起來，還說：「千萬不要發誓，因為你一些也不知道……或許你不愛我……」他臉兒不發白，也不發紅，他不找尋來看我，他不坐在我身旁，他不握我的手，他不援我的臂：他唯一的表現是他的微笑——他的冷淡又遲慢的微笑。他從來沒有熱情的興奮：沒有東西能激發他，沒有東西能鼓動他。他不了解藝術，他不了解政治，他不了解科學，他不了解上帝：這是一

個別人所信仰的一切的平靜又決絕的破壞者。他是懷疑主義的最虔誠的使徒。他卓絕地持說事物的虛偽，自然的虛偽，道德的虛偽，熱情的虛偽。他是強壯，美麗，堅實：他的眼是灰色的，差不多是像貓一樣，含着他的靈魂的金屬的回光，他是像銅鐵一樣。他可斷不用屈，什麼對他都不能生影響，既不是嘆息，又不是眼淚……自從我愛他以來，我的靈魂受着他的影響而轉變了。我變成像他一樣的思想，我做他所願意的事。當在一個反抗的時候，我問他：「那麼，你爲什麼愛我呢？」他阻澀着，躊

躊躇着，然後回答：「誰知道呢？……我們在世上什麼也不知道……我不懂這個……」於是我們停留着，沉默而又多思，在我們兩個枯乾的靈魂的無限的懷疑中……」

又是沈默了。沒有一個人來打亂牠。在薰熱又櫻色的夜裏，她們互相如此深深不同的愛情的回音消隱了下去。……然而她們三人所愛的却只是一個男子。

第一輯 小學叢書十種目錄

詩 詞

李清照及其漱玉詞.....胡雲翼編

女性詞選.....胡雲翼編

抒情詞選.....胡雲翼編

浪漫詩人杜牧.....胡雲翼編

出塞曲.....拜蘋女士編

曼殊代表作.....織雲女士編

歌 曲

倩女離魂.....孫席珍編

西洋小說及民間故事

東印度故事.....孫席珍譯

意大利的戀愛故事.....黎錦明等譯

安徒生童話新集.....趙景深譯

亞細亞書局  
新出書

# 海涅詩選

實價四角

▲德國大抒情詩人海涅原著

▲盧劍波譯

德國大抒情詩人海涅的名聲，已早爲國人所共知了。他的詩「流麗清婉，情思動人，顧輒於怨慕中微露諷意，」足與哥德抗衡「卿似一枝花」「荷」諸篇，皆藝苑奇珍；而「柏爾沙柴爾」寫巴比倫王之死於縱慾；「洛勒萊」之描寫自然界的幻象，尤爲敘事詩之著。本書係由 H. Pilsner 之世界語選譯中譯出，非常忠實而又非艱澀難讀之直譯可比。且譯後曾與德文原文及英譯對校，尤爲可信。





亞細亞  
新出書

# 海鷗集

實價四角

## ▲藝林社編

這是藝林社的第一創作集。自然藝林社的作品決用不着我們來介紹了。當藝林旬刊在北京晨報附刊時，沒個不愛讀藝林旬刊上面的作品的？後來，藝林旬刊停刊了，愛讀藝林的人都因為找不着藝林看，寫了許多信到藝林社去追問。但是，追問仍舊是追問，終歸藝林旬刊是不復流傳於人間了。現在，居然有這樣幸運的機會，把藝林旬刊上面的作品，彙為創作集，刊印單行本，你說，這不是應該大家慶幸的了。

亞細亞書局  
新出書

秋雁集

實價五角

▲藝林社編

藝林社的著作人，和秋雁一樣的飛散了，他們的作品也只剩下這一部最後的秋雁了。雖然作者仍舊是那些朋友，作集的內容也仍舊還是小說，詩與小品文，和海鷗完全沒有兩樣，但是，作風却的確有點異樣。讀過海鷗集的人，似乎應該把秋雁集繼續讀下去；如果想換換新的趣味的話，也應該買這部秋雁集來看看。

亞細亞  
新出書

蹈

海

實價五角

▲黎錦明著

▲自繪封面

黎錦明先生在今日文藝界所負的厚望，已為一般讀者所深知，不在多說了。他的作品，寓意深刻，描寫活潑，結構嚴緊，處處都能顯出他在藝術上有刻苦的修養。此書係其最近之中篇作品，寫一小家庭中之少婦，受人誘惑，以致與家庭脫離，倫落自殺的故事。作者不但將這女子的心理露骨地刻畫出來，而且將社會的虛偽，加以揭露和嘲笑。黎先生的得意之作，也算是這部書了。

亞細亞書局  
新出書

# 花

環

實價四角

▲孫席珍著

▲進作封面

這集裏所含的是作者從一九二二至二四年中二三百篇創作集中挑選出來的七篇。作者在自序裏說，他那時正被戀愛所焦灼，所以寫來都是歌誦和哭泣愛的文章。作者的文筆，是很綺麗的，極富于詩的風趣；所以他的戲劇和散文可以當小說讀，他的小說同時又可以當詩讀。青年男女有正在撥動愛的絃音或預備撥動愛的絃音者，請來買這一本。

亞細亞書局  
新出書

情

人

實價三角五分

▲左幹臣著

▲進作封面

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的戀愛，把兩個青年男子驅到快樂的天堂，又驅到黑暗的地獄，這女主人好像游龍，好像狡兔，但是又極懂得愛情的人，她懷疑『愛情是不容許試探的』這句話，所以了解淺的終於在她一個聰明的測驗下被淘汰了。她也在炮火聲裏找到了她最愛而最愛她的人，作者的確對這本會吸過他多量心血的書，表示過相當的滿足。

亞細亞  
新出書

創

痕

實價三角五分

▲左幹臣著

▲進作封面

這裏面包含五個短篇，創痕、他們的學校、故友、遺書、刺的玫瑰、作者以極細緻極優美的筆，表達那每篇的主人翁粗毫，飄逸，各種不同的個性和情緒，讀者們或者要因為讀了某篇而流同情之淚；或者要因為讀了某篇而鼓舞興奮，牠的力量在這裏，牠所要求的也在這裏。

版  
所  
有  
權

意大利的戀愛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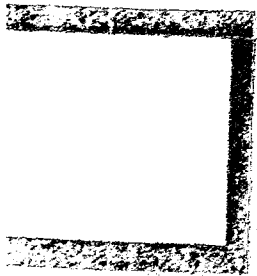
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翻譯者 黎錦明 趙景深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上海大通路培德里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30